

中国新闻年鉴

198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中国新闻出版社

中国新闻年鉴

• 1985 •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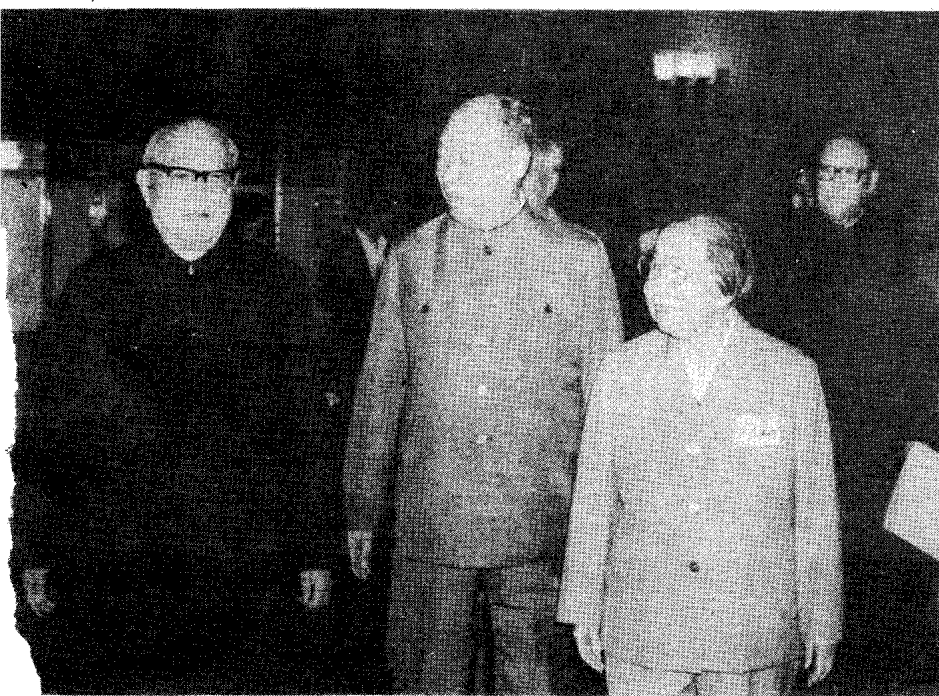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16开本 32印张 12插页 1,100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精装1—册

统一书号：精装7363·050

定价：精装 10.50元



上：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薄一波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休息室里交谈。

新华社 谢丰泉 摄

中：1984年5月1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武基国 摄

下：1984年5月12日，第六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开幕。图为李先念、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同志步入会场。

唐理奎 摄



左：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看见了国庆游行队伍中“小平您好”那条横幅。

解放军画报社 孟昭瑞 摄

下：游行队伍中的少先队员们在放气球。

王新庆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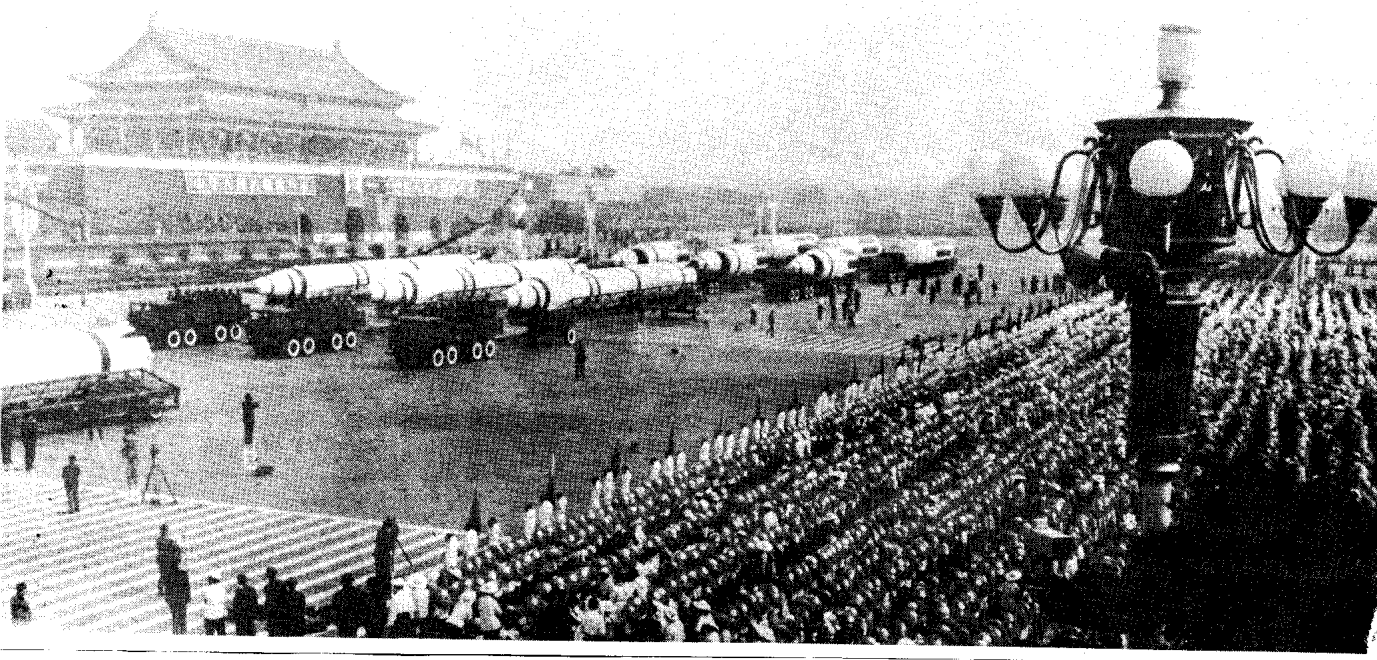


上：参加国庆游行的大学生队伍在通过天安门时，突然出现“小平您好”的横幅，顿时全场一片欢腾。

人民日报 王东 摄

下：战略导弹方队通过天安门。

解放军报 孙振宇 摄





上：1984年12月12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图为邓小平、李先念、赵紫阳与撒切尔夫人为签字举杯祝酒。

李生南 摄

右：1984年2月27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时，与赵紫阳举行会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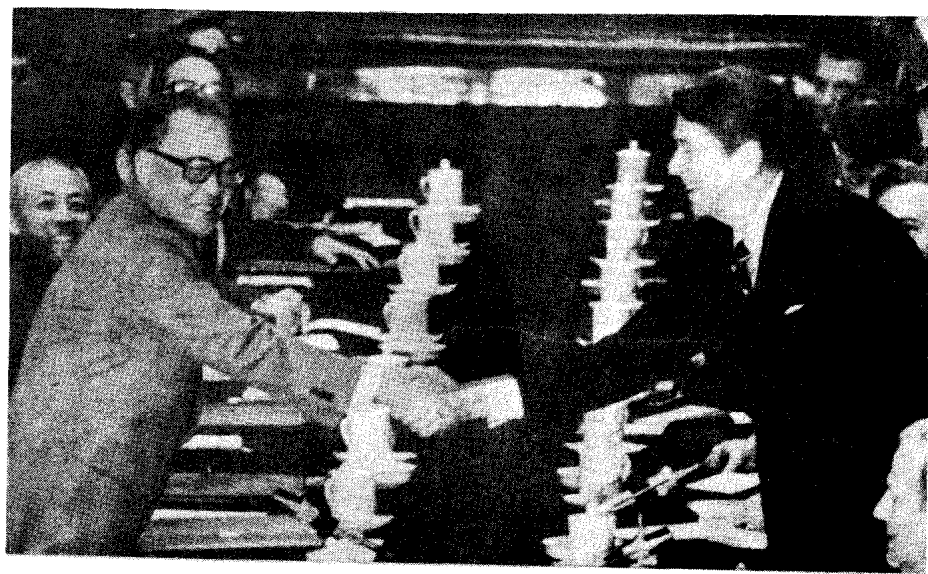
王文澜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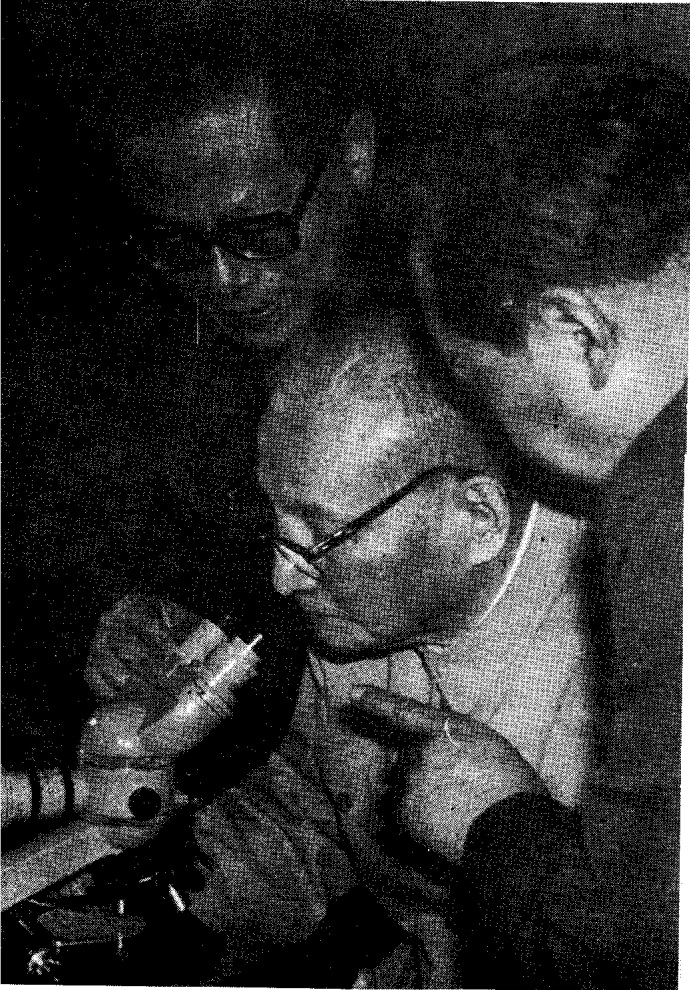
右下：1984年6月20日，赵紫阳总理出访北欧六国归来。

王敬德 摄

下：1984年10月7日，来中国做客的日本青年回国时，同中国朋友依依惜别。

中国青年报 贺延光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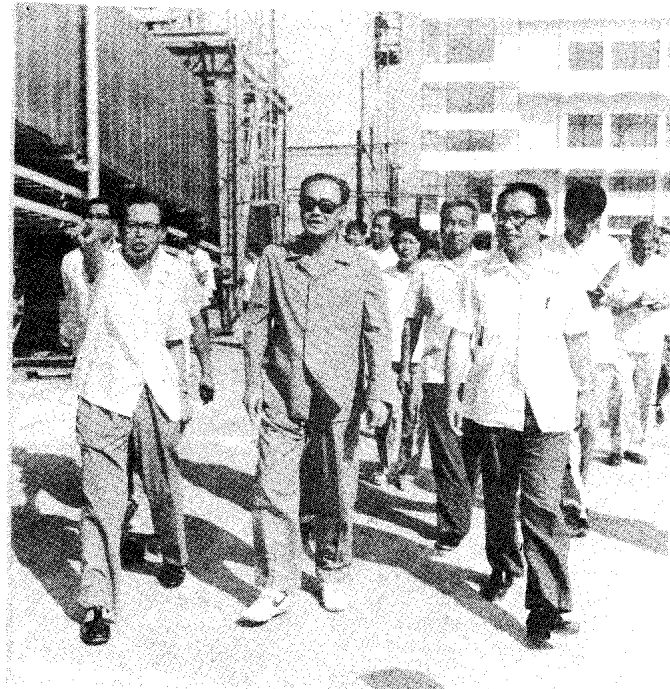


上：1984年3月3日，陈云同志在中南海观看新产品。

刘少山 摄



上：1984年4月6日，胡耀邦同志在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视察时，查看地图，研究开发鄂西山区。
湖北日报 张其军 摄



左：1984年2月8日下午，胡耀邦同志在常州市武进县湖塘通用机械厂视察。

武进县县委宣传部供稿

上：1984年8月21日，赵紫阳总理视察建设中的秦皇岛港煤码头二期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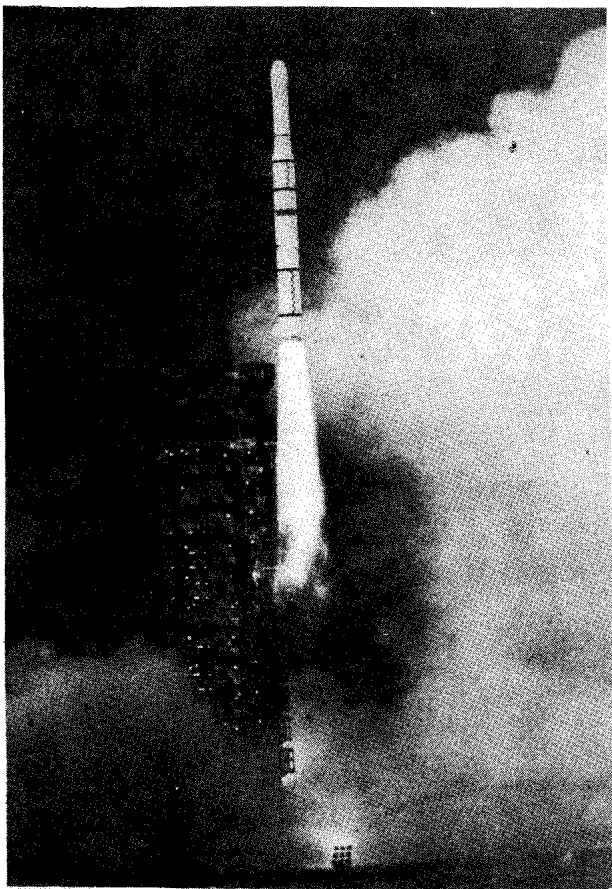
秦皇岛日报 罗大伟 摄

右：1984年12月，中国南极考察队登上了
南极洲。
新华社 戴纪明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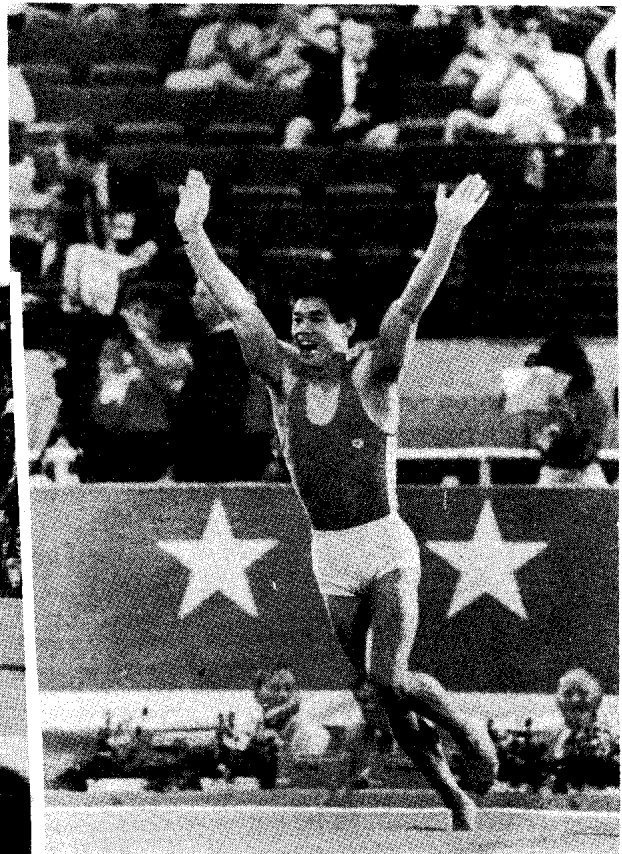
下：1984年4月8日19时20分，我国成功
地发射了一颗试验通信卫星。

新华社 杨武敏 摄



下：1984年8月7日，在第23届奥运会上，李宁又得
了一个满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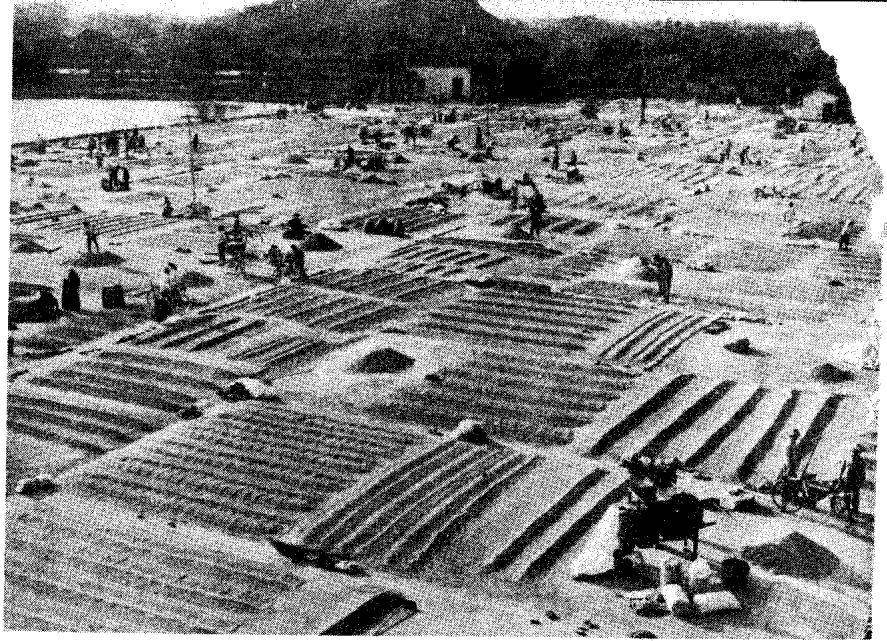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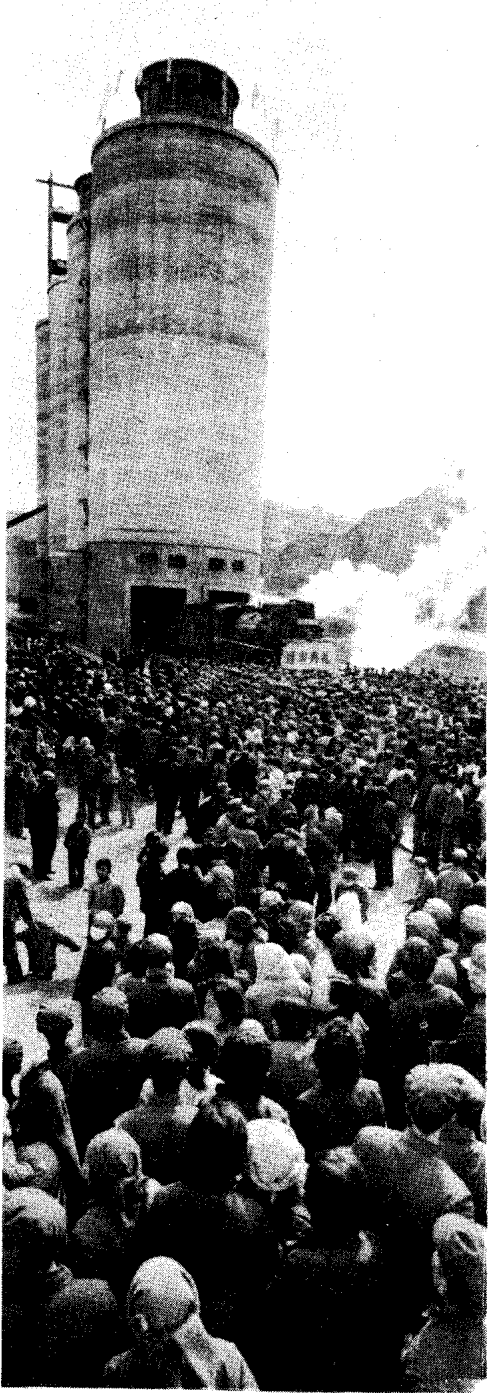
新华社 胡 越 摄



下：1984年8月7日，在第23届奥运会上，中国女排以3比
0胜美国队，实现了“三连冠”的夙愿。

新华社 胡 越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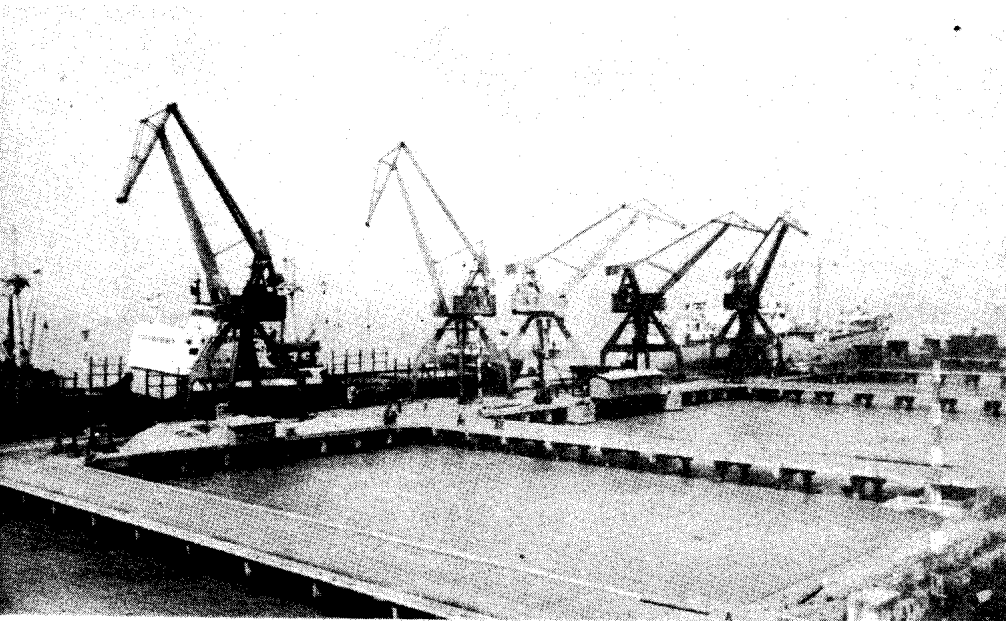




上：珠江三角洲的广东中山县，1984年粮食平均每亩增产200多斤。图为中山县汴溪乡圣狮子村的晒谷场。
何康 摄



左上：1984年3月23日，山西太原东山煤矿正式投产。
山西日报 赵德苏 摄



上：积极进行改革的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右二）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新产品。
河北日报 袁保生 摄

左：江苏省南通市被列为我国进一步开放的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图为繁忙的南通港狼山作业区。

新华社 高峰 摄

右：1984年8月29日，李先念主席在访问南斯拉夫途中，接受中央电视台随访组的采访。

中央电视台研究室 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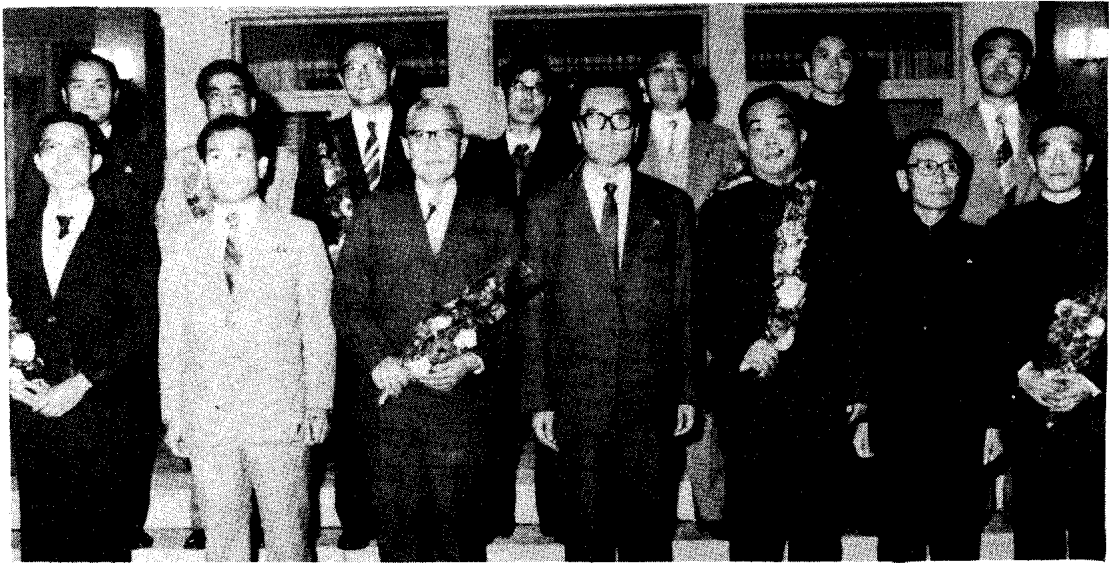
左：胡耀邦同志在审阅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稿件后发表意见。

李生南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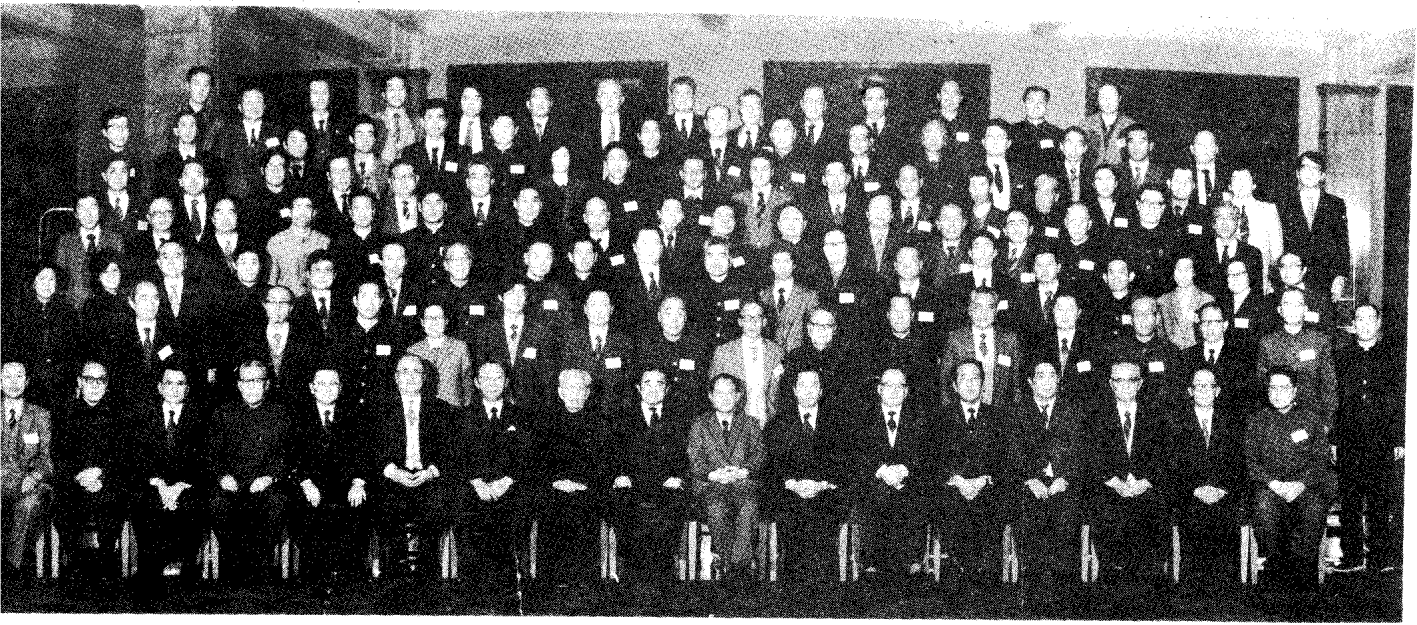


上：胡耀邦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新华社曾涛（左三）、穆青（左四）、陈迹（左一）汇报。

崔宝林 摄



左：1984年10月，李庄率人民日报代表团访朝期间，同《劳动新闻》编辑部的负责同志合影。



上：胡耀邦同志在1984年11月25日，会见由人民日报社和日本经济新闻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和中日经济技术合作讨论会”中日双方与会人员。

下：1984年11月28日，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胜利开幕。

孙振宇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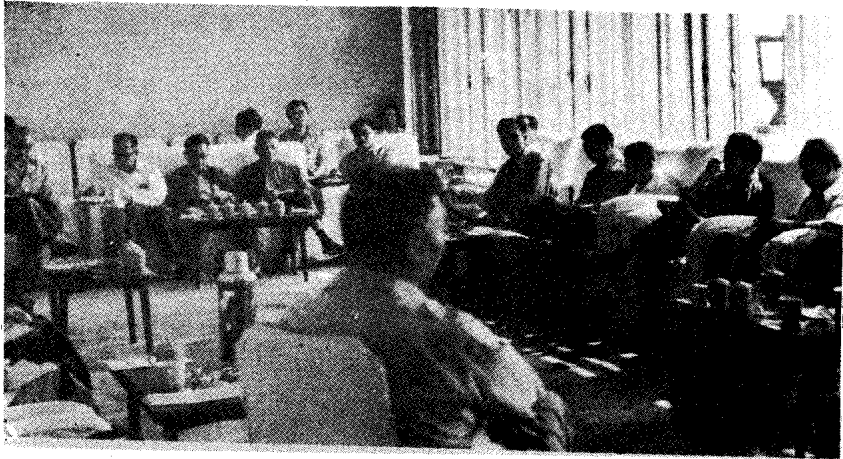


上：1984年12月6日，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在烟台成立。会长胡绩伟在成立会上讲话。

烟台日报 周晓顺 摄

下：1984年6月，第五届好新闻评选在哈尔滨举行。

庞树利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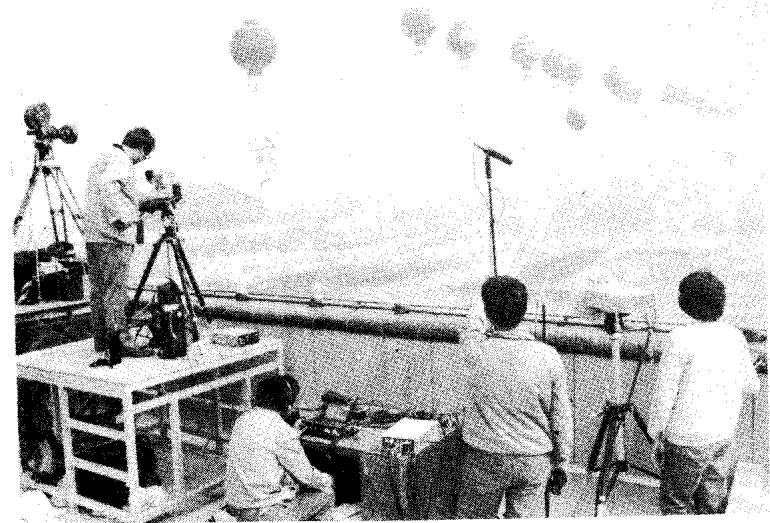


右上：随中国南极考察队采访的新闻记者在中国南极长城站进行集体采访。
新华社 戴纪明 摄



上：中外记者在第23届奥运会升旗仪式上忙碌。

体育报 王洪俊 摄



上：中央电视台摄像及音响人员，正在聚精会神地转播国庆35周年阅兵和游行的实况。

中央电视台研究室 提供

右：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于1984年9月20日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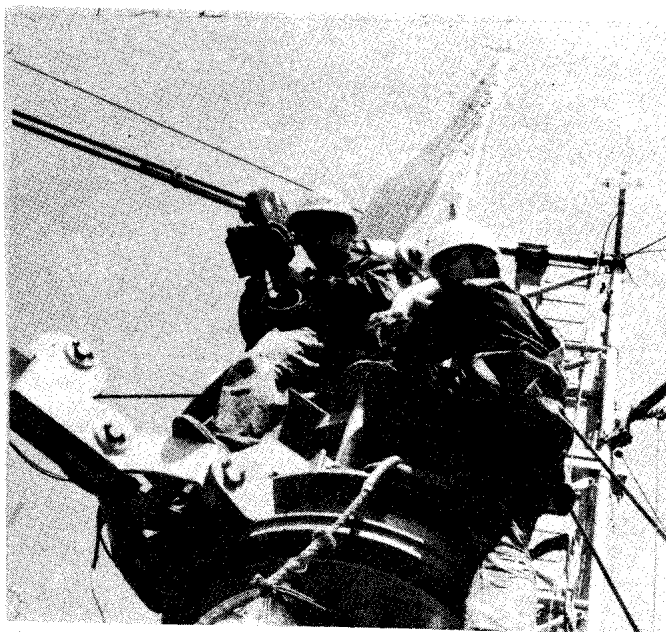
新华社





上：解放军记者江永红在云南老山边防前线采访。

张环清 摄



上：新闻电影摄影师张公浦在70米高空拍摄上海宝钢工地。

张貽彤 摄



上：中国新闻电影记者团在柬埔寨丛林中采访民主柬埔寨副主席乔森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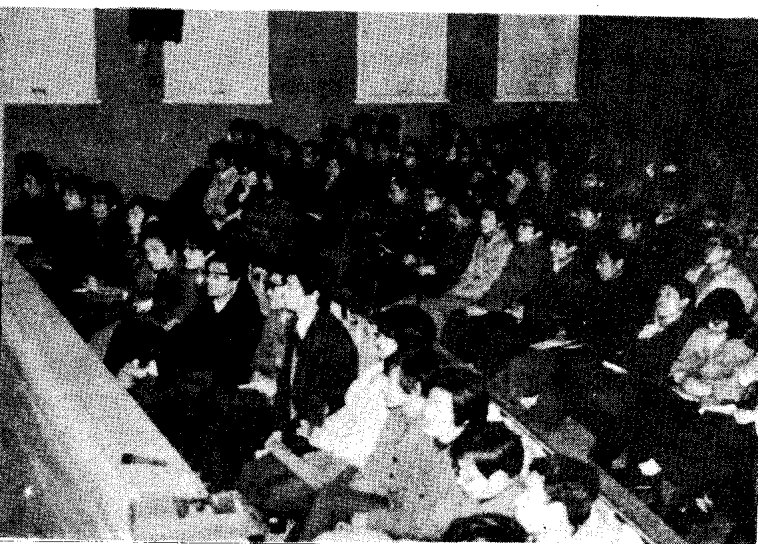
冯宗友 摄

下：上海《小主人》报的小编辑、小记者参观经济日报群众工作部。

经济日报 尹大明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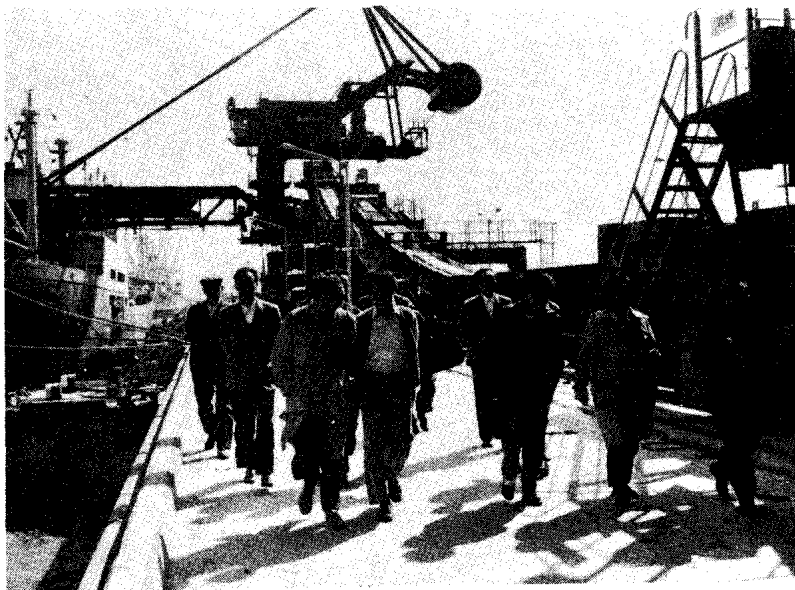


下：人民日报新闻智力开发中心函授部南京辅导组请刘宾雁给学员讲课。





上：中央电视台记者郭志文在西沙群岛拍摄外景。
中央电视台研究室 提供



上：1984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首都六家新闻单位联合组成的赴南通、宁波采访小组，在宁波北仑港采访。

北京周报 薛超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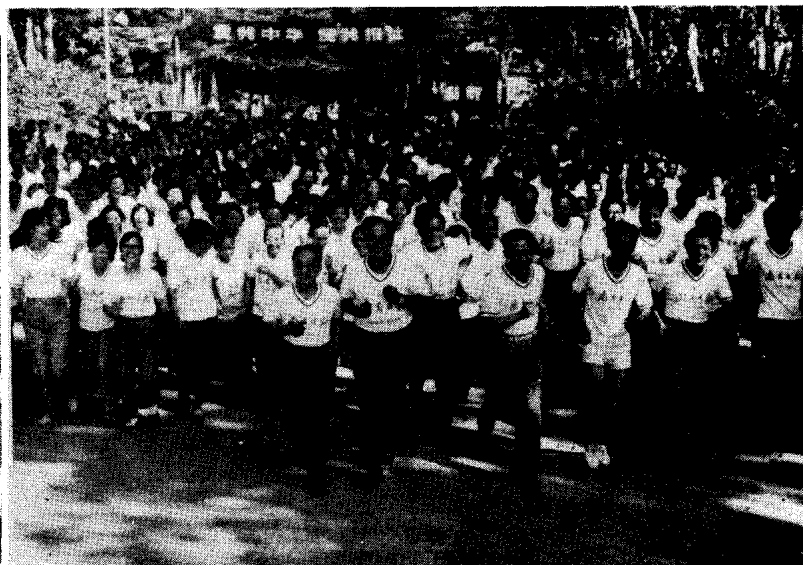
左：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代表参观中国日报照排部。
王文澜 摄

下：中外读者争购刊登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纸。
王文澜 摄



右下：1984年10月23日，南方日报社在庆祝创刊35周年时，举行“爱我中华，爱我报社”的长跑活动。社长丁希凌，副社长黄每，副总编辑张琮、刘陶带头参加长跑。

南方日报 陈兴华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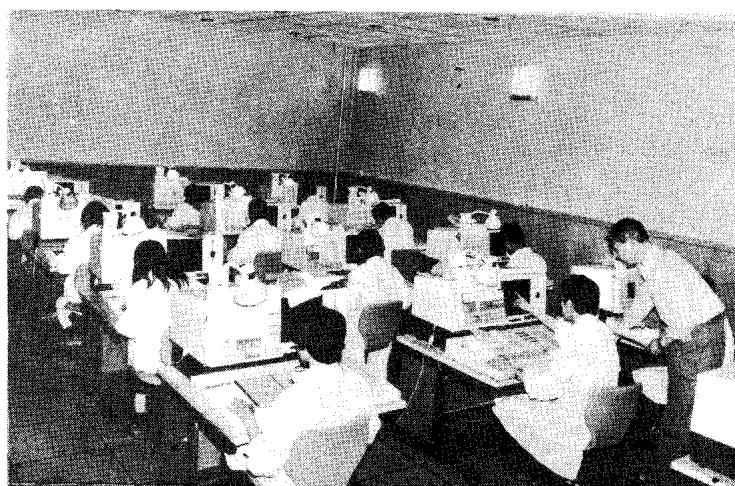




上：解放军报社记者王建国，不顾严寒缺氧，登上海拔四千八百米高的喀喇昆仑山，一边吸氧，一边进行采访。
解放军报 范文明 摄



上左：北京电台、电视台和北京日报的记者们在宁夏枸杞园进行采访。
宁夏记协 曹林 摄



右：人民日报的电脑排字车间正在紧张地排字。
徐建中 摄

上：中国新闻年鉴编委会在总结1984年的工作和讨论1985年版中国新闻年鉴的提纲。
人民日报 沈进 摄



右：宜昌报社近六年新建住宅面积达5835平方米，114户职工搬入新居。户平均面积51平方米。

宜昌报社社址全景 1984

中央领导同志对新闻工作的意见

关于党的新闻工作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胡 耀 邦

第一，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

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这样一句话，当然不可能概括党的新闻事业的全部内容和作用。比如它还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纽带和桥梁，又是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等等。但是，既然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工作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那么党的新闻事业要能够充分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就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既要使上情下达、又要使下情上达的作用，包含着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的作用，包含着在各方面满足人民群众获得信息的需要的作用。因此，从最根本的特征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不但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是不能动摇的。

我们国家的新闻单位很多，听说现在有几千个，自然会有许多差别。比如《解放军报》应当是中央军委的喉舌，《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应当是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的喉舌，各省的省报应当是所在省的省委和省政府的喉舌，这就是差别。但是无论解放军、总工会、共青团、妇联还是省委、省府，总的说来都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都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的，因而这些差别并不影响、也不应当影响它们的报纸作为党的喉舌的根本性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因为这些差别而竟然影响了这些报纸的根本性质，那岂不是走偏了方向吗？至于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报纸，以及某些业务部门的各种专业性、技术性的报纸，性质有所不同，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也叫做“党的喉舌”，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总之，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对此，一些老同志可能淡漠了，一些新参加工作的缺乏基本训练的青年同志，可能还不很懂得这个基本观点。应当对他们耐心地做工作，并且帮助他们接受一点基本的训练。

最近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文艺必须有充分的创作自由。新闻工作能不能照搬这个口号呢？我认为不宜简单地照搬。当然，我们的新闻事业和文艺事业，都应当享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宪法所赋予的自由权利。一些同志说，这几年新闻工作的活跃和繁荣是从未有过的，我认为这个话是符合实际的。这也说明我们已经改进了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尊重了新闻单位应有的自主权力。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新闻和文艺的性质和职能，毕竟很不相同。党的新闻事业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虽然报纸、通讯社、电台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则报道不都是具有指导性的，有许多只是个人意见和个人的观察，但党的新闻机关的主要言论，有关国内工作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报道，应当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而不是只代表编辑或记者个人的。文艺就很不相同。文艺家所应起的社会作用，不是要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

党和政府发表什么议论，指导什么工作，而是应当通过他们基于对生活的深入观察的个人文艺创作，来鼓舞和教育人民，对人们的灵魂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作用，也就是小平同志常常引用的那句老话——“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用。不错，党的作家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党性，党的作家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作家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党的声音，但是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规定这个那个作家必须写什么东西。正因为这样，所以前不久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在作协大会上的讲话里，强调文学创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作家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必须有创作的自由，这样才能写出有感染力的、真正起教育作用的作品。

提创作自由，并不等于说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于作家的不论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加以发表和出版。人们的自由或权利总离不了一定的责任或义务，没有无责任的自由或无义务的权利，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自由。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和任何个人都是如此，只是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和个人，责任或义务的性质和范围有所不同罢了。列宁一九二〇年在同蔡特金谈到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创作自由的时候说：“在一个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已从艺术家方面铲除这种最无聊的事态的压力。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人。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希望成为艺术家的人，都能够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来自由创作，不论那理想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样你就碰到激动，尝试和混乱了。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列宁说：“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列宁还说：“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因此，首先就得实施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和民众训练的工作。他们是文化的土壤……在那上面，将成长起一种按照内容而规定其形式的、真正新兴的、伟大的艺术，一种共产主义的艺术。”很可惜，列宁在这个长篇谈话里所表达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思想，长期间没有受到我们党和我国文艺界的重视。这篇谈话对我们了解创作自由的意义，很有帮助。今天我们的作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创作，作家当然享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但是我们党仍然有责任在必要的时候向他们提出完全同志式的建议和劝告，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它的有关出版的各种法律规定。我们的刊物、报纸、出版社的编辑部也可以有所选择，有权决定发表或者不发表某篇作品。编辑部的决定也可能不正确，作家有权要求修改它的决定以至要求对编辑部进行改组，但是从原则上说，作家总不能以自己的自由来剥夺编辑部的自由。至于党的新闻工作应当受党的监督，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能不能把党的新闻工作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说是既然企业要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党的新闻部门也照样来办呢？我认为这种提法也是很不够确切的。实际上，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只是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所有制性质的任何根本改变。我们增强社会主义企业活力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是不允许改变的。党的新闻机关就经营来说也是一种企业，但它们首先是舆论机关。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绝不能丝毫改变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改变这一工作同党的关系。所以，不加分析地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些提法照搬到新闻事业上来，是不行的。

新闻事业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好不好？光彩不光彩？我认为应当明确地回答：好得很，光彩得很！我们党和政府经常要以不同的方式向全国人民，以至向全世界发表重要的主张，这就需要经过种种渠道，包括委托某些部门来表达。新闻部门，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和部门。代表党来发言，怎么不光彩呢？只有思想上、政治上水平很高，才能够胜任嘛！想当年，解放初期，多少人当不上解放军战士，当不上共产党员，他们出于羡慕，就穿上干部服，